



劳马作品集

小说·话剧·随笔

劳马 / 著

一个人的聚会



○ 某种意义 ○ 潜台词 ○ 幸福百分百 ○ 个别人 ○ 柔软的一团

荒诞是世界上所有幽默写作的共有资源，但荒诞的日常化、世俗化却是劳马写作不同于普众的法器。在他偏于故事的小说创作中，劳马把荒诞神奇无痕地化为小说和生活的日常。而在偏于人物的小说叙述中，他则又奇妙地把日常转化为荒诞，转化为某种精神荒诞的怪力对人的左右。

——著名作家 阎连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劳马作品集

小说·话剧·随笔

劳马 / 著

一个人的聚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聚会/劳马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5
(劳马作品集)
ISBN 978-7-300-17596-6

I. ①一… II. ①劳…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279 号

劳马作品集

一个人的聚会

劳马著

Yigeren de Juhu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3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9.875 插页 3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1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某种意义 1

某种意义 3

草原 5

红皮鞋 7

情况反映 10

我有一支枪 13

哲学 16

万能 19

制服 23

集体生活 25

试验 28

排队 31

遗忘 33

成熟 36

探视 39

莫提包 42

一问三不知 45

认识自己 48

呵斥 51

祖宗 54

一只壁虎 57

一封遗书 61

三笑 63

潜台词 67

潜台词 69

情况会发生变化 72

讲话 74

佩服 76

述职 79

仙人掌 82

输与赢 86

镀金的听诊器 92

别以为我不知道 96

升迁 100

说心里话 103

幸福时光 106

有意思 110

抱负 113

辅导员 116

班干部 120

心情 125

一分钟的遗憾 128

夙愿 131

没劲 134

没电了 138

幸福百分百 143

幸福百分百 145

幸福生活 149

借钱 151

买邻居 154

保险 157

我的理财经历 160

家乡的讯息 166

乔迁之悲 170

预言 174

春运 177

坐电梯 181

落枕 184

看中医 186

活死人 190

个别人 195

- 个别人 197
可乐 200
金嘴 203
博学的人 207
讲病情上瘾的人 210
脚不沾地的人 213
宅人 217
理想 219
辩手 222
臆造的故事 224
一碗面条 227
一顿饭 231
海龟 236
万一 240
中毒 242
游伴 245
表嫂 249

柔软的一团 255

- 柔软的一团 257
消失的三轮车 261
通向财富之路 264
处方 268
一块五毛钱的爱情 271
冷 276
四十斤小米 281
捡垃圾 287
渴 290
香水 292
孝顺 295
抓阄儿 298
急救 302
求情 304
等一会儿 306
一个人的聚会 308

某

种

意

义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亲信是可以提拔重用的。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某些事是可以一个人说了算的。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某些错误决策是难免的。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些违法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 某种意义 •

我敢说我的上司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我还敢说，再优秀的猎人也斗不过我的上司。

要知道，我在他手下差不多干了一辈子，直到现在还是经常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例子太多了，我一时又想不起来。许多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天天都在发生，可让你拿出实证来，你的脑袋又是一片空白。

对了，就说我的上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吧，那最能说明问题了。

我的上司对一件事情做出评判前，总是在句子前头加上“某种意义”。你明白了吧？就是说他不论是讲话还是批文，都有一个限定句子，即“在某种意义上讲”。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亲信是可以提拔重用的。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某些事是可以一个人说了算的。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某些错误决策是难免的。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些违法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上司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讲，贪污腐败是合理的，买官卖官是有积极作用的，嫖娼赌博是不可避免的。

我被他的“某种意义”搞得头昏脑涨，他却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这种反应是正常的。

我曾经代表机关里的所有同事向他请教他所谓的“某种”到底是哪种。他拍桌子向我吼叫道，“在某种意义上讲，某种属于任何一种！”我不敢继续追问，只好退下自责。我经过反复思考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基本上属于某种傻子。

后来我的上司被“双规”了，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规定的地点去接受纪律检查部门的检查了。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局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迟早的事情。

· 草原 ·

草原只是个概念。

沙漠是传说中的草原，那里曾经飞过雄鹰。如今，它的丑陋败坏了草原的名誉，模糊了人们的记忆。

有人在炒作“草原”概念。沙漠中出现了尼龙草、塑料花和合金骨架搭建的蒙古包。老牧人向游客们描述着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肥美景色，神情既兴奋又悲凉。

子孙和游人半信半疑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老人的心，他发誓——以祖先的人格担保，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不是幻觉幻象。他曾经生存其中，那副“雕花的马鞍”就是物证。他眼睛里闪着泪光，记忆中的家园并不遥远。

牧人的儿子离开了草原，他是坐着拖拉机走的。那时黄沙没有如此猖狂，青草倔强地与入侵者进行着殊死搏斗。锹、镐、锄，把草原糟蹋得遍体鳞伤。隆隆的马达声彻底粉碎了草本植物绝望中的梦想。粮食作物要在机械化开垦的大地上安家落户。连一个春天都没熬过，就像牧民们进城之后水土不服一样，玉米、大豆便断子绝孙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牧人们相信草原还会出现奇迹。盼了一年又一年，再没见到绿的踪影。

牧民的儿子回来了，他在大学里学到了回天的技术。他发

誓一定要让乡亲们看到那生命的颜色。几年过去了，他垂头丧气地又走了。他说，他再也不回来了。他的家乡在别处，在有绿色的地方。

说归说，牧人的后代无法割舍草原情结。他又回来了，他带来了“草原”的概念。他说，只要心中有绿色，世界就是绿的。

有人问他：“你这些年做啥去了？”他憨憨地笑着，见四处无人，他告诉问者：“我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 红皮鞋 •

拥有一双红皮鞋，是我家两代人的梦想。

小时候，农村很苦，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大人们一般都穿着破烂的布鞋或胶鞋（胶鞋又称“解放鞋”），皮鞋很难见到。至于小孩子，春夏秋冬基本上都打赤脚，光着脚丫子四处跑，包括到学校读书。冬天，才能穿上里面塞着软草或碎棉花的“解放鞋”。

村长有一双皮鞋，颜色是红的。据说，他当年当兵打仗时去过上海，这双鞋就是从上海带回来的。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已无从考证。

村长的红皮鞋很抢眼，每年只穿几天，就是过春节拜年的那几天。

村子里无人不知这双名气很大的红皮鞋，从五十年代开始，每当过年时，这双颜色鲜艳的鞋子就会出现在村子里的各家各户。村长上身穿着件半新的青面小棉袄，两只袖子耷拉着，走路一甩一甩的，因为村长的胳膊永远都不插在袖子里。

年长日久，只要红皮鞋一出现，就伴随着爆竹声。这双鞋就如同春联、灯笼一样，是过年的象征。村长穿着这双鞋，显得很有精神，官味儿也很足。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红皮鞋

是从上海带回来的，除了村长，村子里没有人知道上海到底在村子的什么方向。

红皮鞋为村长带来了荣耀和体面，也为他带来过麻烦和不幸。有一阵子搞“三反”、“五反”，有人由红皮鞋联想到他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作风，于是上级办了“学习班”，并没收了他那双知名度很高的红皮鞋。村长心疼了好一阵子，一提起这件事，他的嘴里就不干不净说出许多难听的话。那年冬天他没挨门挨户地拜年，想必是没有了红皮鞋的缘故。运动过去了，上级又把红皮鞋退还给了村长。村长乐得合不拢嘴，春节时家家户户又看到了村长脚上的鲜红的颜色。过了些年，“四清”工作组又拿村长的红皮鞋找茬儿，这一回红皮鞋虽然保住了，村长的位子却让别人占了去。那一年，村长又没拜年，光有红皮鞋而丢了职务看来也不行。

再后来，村长又穿起了红皮鞋，在春节喜庆的气氛中走家串户。当着村长的面，乡亲们都喊他村长或大爷、大叔、大哥、大舅的，但背后都统一叫他“红皮鞋”。“红皮鞋”成了村长的绰号。

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曾渴望有朝一日能穿上那双与权力、地位和尊严相一致的红皮鞋，但一直未能如愿。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了那个村子。那双深深印入我童年脑海中的红皮鞋渐渐地被淡忘了。老村长两年前告别了人世，那双红皮鞋大概也随着他去世或者在他去世之前早已废弃了。

前几天，我儿时的一位小伙伴来京旅游并找到了我。见面的一瞬间，我的目光就被他脚上那崭新的红皮鞋吸引住了。“当村长了吧？”我本能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刚上任。”他憨笑着。我也笑着，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的情景。

· 情况反映 ·

我写了份《情况反映》，准备寄给北京的一家报社。

为了写好这份情况反映，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向上级和媒体反映情况一定要客观、真实，不能有任何水分。我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各类数据和事例都在动笔之前作了反复的核实，援引的上级文件和领导讲话我也一一做了校对。在确保一切都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我才把材料打印好，封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寄给了报社。

写这份《情况反映》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并不是组织或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觉得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部门或媒体反映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的真实现象。我原本想直接把这份材料寄给中央领导，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因为他们日理万机，太忙了，偌大一个国家每时每刻要发生多少大事啊！相比之下，我反映的情况太微不足道了，我可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再说我的《情况反映》写得拉拉杂杂，琐琐碎碎，措辞造句也不讲究，字数却超过了五万字，冗长而又粗糙。没办法，我又没有润色修饰的本事，只好寄给报社。如果报社的大记者大编辑们能在百忙之中翻一翻，瞄一眼，然后引起他们的关注，我就十分满意了。我可不指望他们全文或摘要发表它。

噢，对了。还有一点我得郑重声明，我写的可不是什么举报信或匿名信之类的告状材料。我敢说写的材料和我的名字一样真实。所以我把自己的通讯地址和真实姓名端端正正地署在了文字材料的最后。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报纸。我的《情况反映》竟然发表在了该报的副刊上，而且是连载，连载了半个月。

我吓坏了。不仅我的名字作为作者印在了报纸上，而且我材料里出现的真人真名，也未加任何技术性处理就公开示众。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报纸把我写的材料当成了中篇小说刊登在“精彩阅读”的栏目下。

于是，我就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地成了“作家”，而且是“当红作家”。

报社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创作谈，还要搞一个长篇专访。因为“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轰动。他们要窥视小说作者的私人生活。

我一连几个月睡不踏实。我躲到一个朋友家里，惶惶不可终日。朋友误认为我是杀人后畏罪潜逃，怕受到牵连，背着我报了警。警察呼啸而来，不由分说就把我铐起来带走了。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的社会，多数人还是能依法办事。警官们虽然一开始把我的交代视为痴人说梦、天方夜谭，是对国家机器的戏弄和对公安人员智商的嘲讽，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我那绘声绘色的解释。他们不仅把我放了，临别时还请我在他们的调查笔录上签名留念。